夢溪筆談卷第五

樂律一

沈括存中

周禮九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聲之高下列

爲五等以宮音商爲徵羽名之爲之主若以
宮次二曰商爲次三曰爲次四曰徵次五曰
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鍾爲宮
則黃鍾乃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爲雖謂
之爲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
强謂之爲而已先王爲樂之意蓋不如是
也世之樂異乎郊廟之樂者如圜鍾爲宮
則林鍾爲聲也樂有用林鍾者則變而用
黃鍾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

爲爲也函鍾爲宮則太蔟徵聲也樂有用
太蔟者則變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
耳非謂能易羽以爲徵也黃鍾爲宮則南
呂羽聲也樂有用南呂者則變而用應鍾
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謂能變均外聲
以爲羽也（應鍾黃鍾宮之變徵文武之世不用二變聲所以在均外）鬼
神之情當以類求之朱弦越席太羹明酒
所以交於冥莫者異乎養道此所以變其
律也聲之不用商先儒以謂惡殺聲也黃

鍾之太蔟函鍾之南呂皆商也是殺聲未
嘗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聲也宮生徵徵
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爲中聲降興上下之神虛其中
聲人聲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於鬼神也
宗廟之樂宮爲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
羽宮角徵羽相次者人樂之叙也故以之
求人鬼世樂之叙宮商角徵羽此但無商耳其餘悉用此人樂之叙也何以
知宮爲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呂
次叙知之也黃鍾最長大呂次長太蔟又
次應鍾最短此其叙也圜丘方澤之樂皆以角爲先

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始于角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水越金不用金生水此但不用商也木火土水相次者
天地之叙故以之禮天地五行之叙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但不
天地之叙也何以知之也黃鍾最長太蔟次長圜鍾又次南呂最短
次宮又次羽以律呂次叙知之也黃鍾最長圜鍾又次姑洗又次函鍾又
此其叙也此四音之叙也天之氣始于子故先以黃鍾天之功畢于三月故終之
以姑洗地之功見于正月故先之以太蔟畢于八月故終之以南呂幽陰之氣鍾於

北方人之所終歸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黃鍾終之以應鍾此三樂之始終也角者物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終天之氣始于十一月至于正月萬物萌動地功見處則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蔟爲角天以太蔟爲徵三月萬物悉達天功畢處則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爲羽地以姑洗爲徵八月生物盡成地之功終焉故南呂以爲羽 圜丘樂雖以圜鍾爲宮而曰乃以祀天神方澤樂雖以奏太蔟以祭地祇蓋圜丘之樂始於黃鍾方澤之樂始於太蔟也天地之樂止是世樂一均耳以此黃鍾爲均分爲天地二樂黃鍾一均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方澤樂而已唯圜鍾一律不在均內天功畢於三月則宮聲自合在徵也二樂向以專用黃鍾一均蓋黃鍾正均也樂之全體非十一均之類也故漢志以正聲應無有空積忽徵他律雖當其月爲宮則皆忽徵不得其正其均則和應之律有空積忽他一歲之事也他均則各主一月而已古樂有下徵調沈休文宋書曰下徵調法黃鍾爲宮南呂爲商林鍾本正聲黃鍾之徵變爲清之下徵調馬融長笛賦曰反商下徵每各異善謂南呂本黃鍾之羽變爲下徵之商皆以黃鍾爲主而已

相與之叙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東北終于西北萃于幽陰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陰之魄稍出于東方也全處幽陰則不與人接稍出于東方故人鬼可得而禮也終則復歸于幽陰復其常也唯羽聲獨遠於他均者世樂始於十一月終於八月者天地歲事之一終也鬼亦然窮非若歲事之有卒故盡十二律然後終事先追遠之道厚之至也此廟樂之始終

也人鬼盡十二律爲義則始于黃鍾終于應鍾以宮商爲徵羽爲叙則始于宮聲自當以黃鍾爲宮也天神始于黃鍾終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爲叙則宮聲當在太蔟之前則自當以圜鍾爲宮徵之後姑洗羽之前則自當以函鍾爲宮也地祇始于太蔟終于南呂以木火土金水爲叙則宮聲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呂羽之前中間唯函鍾當均自當以函鍾爲宮也（天神用圜鍾之後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夾鍾而曰圜鍾者以

天體言之也不曰林鍾曰函鍾者以地道言之也黃鍾無異名人道也此二律爲宮次叙定理非可以意鑿也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同會于卯卯者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禮也自辰以往常在晝自寅以來常在夜夜故卯爲昏明之交當其中間晝夜夾之故謂之夾鍾黃鍾一變爲林鍾再變爲太蔟三變爲南呂四變姑洗五變應鍾六變蕤賓七變大呂八變夷則九變夾鍾函鍾一變爲大蔟再變爲夾鍾也圜鍾一變爲無射再變爲中呂三變姑洗四變應鍾五變蕤賓六變大呂七變夷則八變夾鍾九變爲黃鍾清宮四變合至林鍾林鍾無清宮至太蔟清宮爲四變五變合至南呂南呂無清宮直至大呂清宮爲五變六變合至夾鍾清宮直至夾鍾清宮爲六變也十二律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四律有清宮惣謂之十六律自姑洗至應鍾皆無清宮但處位而已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爲難知蓋不深索之聽其聲求其義考其序無毫髮可移此所謂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宮商爲序徵羽爲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爲序者四者以黃鍾一均分爲天地二樂者五者六變八變九變皆會于夾鍾者

六呂三曰鍾三曰呂夾鍾林鍾應鍾大呂中呂南呂鍾與呂常相間常相對六呂之間復自有陰陽也納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爲陽紀亥卯未曰夾鍾林鍾應鍾陽中之陰也黃鍾者陽之所鍾也夾鍾林鍾應鍾之所鍾也故皆謂之鍾巳酉丑大呂中呂南呂陰中之陽也呂助也能時出而助陽也故皆謂之呂

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八爲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八爲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獨倍二說皆通然至蕤賓清宮生大呂清宮又當再上生如此時上時下卽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爲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爲陰律陰呂九陽律陽呂皆下生陰律陰呂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謂之中呂言陰陽

至此而中也（中呂當讀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則謂之
蕤賓陽常爲主陰常爲賓蕤賓者陽至此
而爲賓也納音之法自黃鍾相生至於中
呂而中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於應鍾
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爲陰陽之中子午
爲陰陽之分也
漢志言數曰大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
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
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

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
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殊不
知此乃求律呂長短體算立成法耳別有
何義爲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用乃
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於
土中得一朽櫝揭帛朽不識持歸以示隣
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後有一
書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
長三丈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脛骨也鄉人

皆喜築廟祭之謂之脞廟班固此論亦近乎脞廟也

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衆樂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時尚聞其聲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今樂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帝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爲藝可知也

唐之杖鼓本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明帝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只是打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於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

顛狂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鹽蓋當
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元稹連昌
宮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
序引歌聲嚨嚨哨催擲奏破行中腔踏歌之
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則
謂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
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义手管也太宗皇帝
賜今名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
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鄜
延時製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
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
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其
二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
堰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
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鑾亏莫
射雲中雁歸雁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渾

如錦繡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淨掃安
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
用閩蕃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
猶有當時軋吃根勿反兒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渾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
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
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
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
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

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
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
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
縈縷耳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不同當使
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
無磊磈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
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
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
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

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五音宮商角爲從聲徵羽爲變聲從謂律從律

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

以配君臣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爲

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六律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

徵羽以呂應六呂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加變徵則從

變之聲已瀆矣隋杜國鄭譯始條具之均

展轉相生爲八十四調清濁淆紛亂無

統競爲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

復條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爲四夷樂

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

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樂

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古詩

皆詠之然後以聲依詠以成曲謂之協律

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慁思

則以慁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

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音

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察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塡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只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也今聲詞相從唯里巷間歌謠及陽關搗練之類稍類舊俗然唐人塡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

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聲噍殺唯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聲但比他樂特爲煩數耳唐獨異志云唐承隋亂樂簴散亡獨無徵音李嗣眞密求得之間琴營中砧聲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以補樂簴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厚薄之間故考工記磬氏爲磬已上則磨其

穹已下則磨其端磨其鋒末則聲隨而變豈有帛砧裁琢爲磬而尚存故聲哉兼古樂宮商無定聲隨律命之迭爲宮徵嗣眞必嘗爲新磬好事者遂附益爲之說既云裁爲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

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
豈當月律此懵然者爲之也扣其一安知
其是皆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
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
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
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
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
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
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
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
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
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逍遙樓楹上有
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
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
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
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

球非可以戛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乎
至於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
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宜
祖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
此後之爲樂者文備而實不足師之志主
於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古之樂師皆能通
天下之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後宜於聲
則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聲有容其
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
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
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
內中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
札甚草草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
跋多盈巨軸矣

世稱畬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
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
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
考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
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
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
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
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
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王
以此自況陽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

其所不能者明其俗豈非大誤也襄陽耆
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
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
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
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
不然也此郢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
鬬宜申爲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
宮下見之沿漢至于夏口然後泝江則郢
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

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于東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于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于火火傳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于乾而終于坤納音始于金金乾也終于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

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巳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蔟之類自子至于巳爲陽故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爲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予於樂論叙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陽呂陽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

今太常鍾鎛皆於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

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鍾匾而
短其枚長幾半寸大略制度如皀氏所載
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子
細考其制亦似有義甬所以中空者疑鍾
縣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挂之
橫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筍之筍
文從竹從甬則甬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
者所以礙橫括以其橫括所在也則有衡
之義也其橫括之形似蟲而可旋疑所謂

旋蟲以今之鍾鏄挍之此衡甬中空則猶
小於甬者乃欲礙橫括似有所因彼衡甬
俱實則衡小於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
橫於其中也則宜有衡義實甬直上植之
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可旋而有
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鍾則實其紐不動
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鍾可以掉蕩
旋轉則鍾當不定擊者安能常當其隧此
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尚在錢塘子群

從家藏之

海州士人李愼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繩爲之傳叙其事甚詳有拋毬曲十餘闋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闋侍燕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認繡毬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裀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盧氏雜說韓皐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亡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爲義耳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遒便易持李善注謂遒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遒故便易持此謬說也

笛安可爲馬策邃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
邃故潘岳笙賦云脩邃内辟餘蕭外透裁
以當邃者餘器多裁衆邃以成音此笛但
裁一邃五音皆具當邃之工不假繁猥所
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
禮笙師掌教篪邃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
作笛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
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

似今之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長一尺
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
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
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
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
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邃乃今
時所吹五空竹邃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
邃不應有五孔則子春之說亦未爲然今
三禮圖畫邃亦備橫設而有五孔又不知出

何典據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又常見越人陶道眞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吳僧智和有一琴琵琶徽碧紋石爲軫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冰篆數十字其略云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爲此琴篆文甚古勁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劚琴亦所未論也投荒錄云瓊管多烏滿吐陀皆奇木疑伽陀羅卽吐陀也

尚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旌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

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純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爲吳音

樂律二

沈括存中

前世遺事時有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宮調八十一調弦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予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蔟林

鍾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其餘八
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爲準更不用管色定
弦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
合字定宮弦乃以定宮弦下生徵徵弦上生
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弦
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弦聲皆當如此古
人仍須以金石爲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
今人苟簡不復以弦管定聲故其高下舞
準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不
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
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
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蓋合字比太蔟徵下
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徵高外方
樂尤無法求體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
狄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
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一律唯黃鍾中呂

林鍾三律各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獨蕤賓一律都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宮却是古夾鍾宮南呂宮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

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蔟之間下四字近太蔟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爲黃鍾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蔟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

聲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古法鍾磬每簴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簴又自應一律有黃鍾之簴有大呂之簴有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弦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

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徧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調至多偶有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爲怪此常理耳此聲樂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弦上音調尚不能知何暇及此

象數一

沈括存中

開元大衍曆法最爲精密歷代用其朔法至熙寧中已後失五十餘刻而前世曆官皆不能知奉元曆乃移其閏朔熙寧十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曆改用子時閏十二月改爲閏正月四夷朝貢者用舊曆比來欵塞衆論謂氣至無顯驗可據因此以搥

新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啓景與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長不同則知天正之氣偏也凡移五十餘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爲驗論者乃屈元會使人亦至曆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登明（登避仁宗嫌名）爲正月將戌曰天魁爲二月將古人謂之合神又謂之太陽過宮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類太陽過宮者正月日躔

娵訾二月日躔降婁之類二說一也此以顓帝曆言之也今則分爲二說者蓋日度隨黃道歲差今太陽至日亦後方躔娵訾春分後方躔降婁若用合神則須自立春日便用亥將驚蟄便用戌將今若用太陽則不應合神則不應太陽以理推之發課皆用月將加正時如此則須當從太陽過宮若不用太陽躔次則當日當時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應天行以

此決知須用太陽也然尚未是盡理若盡
理言之并月建亦須移易緣目今斗杓昏
刻已不當月建須當隨黃道歲差今則雨
水後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後四日方合建
卯穀雨後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與太陽
相符復會爲一說然須大改曆法事事釐
正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於亢終於斗南
方朱鳥七宿起於牛終於奎西方白虎七
宿起於婁終於輿鬼北方眞武七宿起於

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
已

六壬大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
始建呼召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
故曰天魁三月萬物華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
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送五月草木茂
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物小盛故
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
一八月枝條堅剛故曰天岡九月木可爲

枝榦故曰太衝十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爲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后此說極無稽據義理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於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三星也斗魁第四星抵於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於酉故曰從魁（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

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爲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岡者斗剛之所建也（斗杓謂之剛蒼龍第一星亦謂之亢與斗剛相直）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

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爲之主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謂寅卯辰巳午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大陰眞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謂未申酉亥子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將前二火二木一土間之後當二金二水一土間之眞武合在後二太陰合在後三今二神差互理似可疑也

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

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于東方蒼龍匌次之舍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

星至于辰而畢見以其所見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出之時也）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爲之長二舍星大火爲之長三行星辰星爲之長故皆謂之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爲經星辰星日一迭輔遠乎日不過一辰故爲行星之長）

洪範五行數自一至五先儒謂之此五行生數各益以土數以爲成數以謂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

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
合之爲五十有五唯黃帝素問土生數五
成數亦五蓋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
無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畫而爲圖其理可
見爲之圖者設木於東設金於西火居南
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爲生數各并中
央之土以爲成數土自居其位更無所并
自然止有五數蓋土不須更待土而成也
合五行之數爲五十則大衍之數也此亦

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
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
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
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於一動則惟覩
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
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談數者蓋得其麤跡然數有甚微者非特
曆所能知況此但跡而已至於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者跡不預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跡求況得其龕也予之所謂甚微之跡者世之言星者恃曆以知之曆亦出乎億而已予於奉元曆序論之甚詳治平中金火合於軫以崇眞宣明景福明崇欽天凡十一家大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曆豈足恃哉縱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黃道之裏者行黃道之外者行黃道之上者行黃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

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曆之能知也又一時之間天行三十餘度惣謂之一宮然時有始末豈可三十度間陰陽皆同至交他宮則頓然差別世言星曆難知唯五行時日爲可據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長者止是知一歲之間如冬至後日行盈度爲陽夏至後日行縮度爲陰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長望前月行盈度爲陽望後月

行縮度爲陰兩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
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
之中亦然素問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劇
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劇此一日之中自有
四時也安知一時之間無四時安知一刻
一分一刹那之中無四時耶又安知十年
百年一紀一會一元之間又豈無大四時
耶又如春爲木九十日間當壹壹壹消長不
可三月三十月亥時屬木明日子時頓屬

火也似此之類亦非世法可盡者

曆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
所得辰刻衰秒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
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
用此說但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
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益古
人未有歲差之法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
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則正

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
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
差移也

唐書云落下閎造曆自言後八百年當差一算
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說也落下閎
曆法極踈蓋當時以爲密耳其間闕略甚
多且舉二事言之漢世尚未知黃道歲差
至北齊向子信方候知歲差今以今古曆
校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則閎之曆八十

年自已差一度兼餘分踈闊據其法推氣
朔五星當時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
八百年差一算太欺誕也天文家有渾儀
測天之器設于崇臺以候垂象者則古璣
衡是也渾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
轉之置于密室與天行相符張衡陸績所
爲及開元中置於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
祐中禮部試璣衡正天文之器賦舉人皆
雜用渾象事試官亦自不曉第爲高等漢

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謂之極星自祖
亘以璣衡考驗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
末猶一度有餘熙寧中予受詔典領曆官
雜考星曆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
少時復出以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星遊
轉乃稍稍展窺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方
遊於窺管之內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不
動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每極星入窺管
別畫爲一圖圖爲一圓規乃畫極星於規

中具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之凡爲二
百餘圖極星方常循圓規之內夜夜不差
予於熙寧曆奏議中叙之甚詳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踈繆曆家言皆漏
者自顓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
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
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
年方粗見眞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皆漏
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二事尤微一者

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爲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遲天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暮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爲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

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爲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眞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眞數也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爲體循之則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妥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妥法相盪

而得差則差有疎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秒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終始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積及生日衰終始相求迭爲賓主順循之以索日變衡別之求去極之度合散無跡泯如運規非深知造算之理者不能與其微也其詳具予奏議藏在史官及予所著熙寧晷漏四卷之中

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曆者無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一朞天故以一日爲一度也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以當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朞當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度如傘橑當度謂正當傘橑上

者故車蓋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則予渾儀奏議所謂度不可見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謂之舍舍所以挈度所以生數也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又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耶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

予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爲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

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
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
深而蝕凡日蝕當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內
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出于
外則蝕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
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
于正西復于正東凡月蝕月道自外入內
則蝕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內出外則蝕
起于東北而復于西南月在交東則蝕其

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既則起于正東
復于西交道每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
九交而一朞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
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
之計都

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
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閒於兩社爲公
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
猶有臭如魚竆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

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橫庚庚
予爲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
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
五行爲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北齊向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則行速星多
則尤速月行自有遲速定數然遇行疾曆
其前必有星如子信說亦陰陽相感自相
契耳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
風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衆疾
亦隨氣運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
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厥陰用事其氣多
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之
民皆病濕泄耶至於一邑之間而暘雨有
不同者此氣運安在欲無不謬不可得也
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
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
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

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若厥陰用事多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埃昏流水不冰此謂之淫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蝗蝗爲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謂之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疾厲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

異之可膠於一定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以謂頻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效但爲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之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

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爲主外至者爲客初之氣厥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叙也故謂之主氣唯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天數始於水十一刻乙丑之歲始於二十六刻丙寅歲始於五十一刻丁卯歲始於七十六刻者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曆法求大寒之氣何

預歲運又有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謂之客氣此亦主氣也與六節相須不得爲客大率臆計率皆此類凡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爲之主天地之政爲之客逆主之氣爲害暴逆客之氣爲害徐調其主客無使傷診此治氣之法也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

兼是數者唯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曰螣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爲腎腎亦二左爲太陽水右爲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爲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爲否泰者也故腎爲壽命之藏左陽右陰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腎爲胎育之臟中央太陰土曰勾陳中央

之取象唯人爲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於君君之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衛居人之中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其在於人勾陳之配則脾也勾陳如環環之中則所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宮之虛地也古人以黃庭爲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無

所沖氣之所在也脾不能與也脾主思慮
非思之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
則能長生黃庭者以無所守爲守唯無所
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黃庭在二腎之
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黃庭有神人守之
皆不然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强爲之名意
可到則不得謂之虛豈可求而得之也哉
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爲老舊說
陽以進爲老陰以退爲老九六者乾坤之

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
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
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九歸
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偶少爲
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
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
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
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十揲而得之故其數七
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

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
多則多爲之主異也故皆謂之少陰
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未爲兌
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爲
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
無朕雖易亦不能言之國語謂正屯悔豫
皆八遇泰之八是也宁人以易筮者雖不
動亦引爻辭斷之易宁但有九六既不動

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
也
江南人鄭夬曾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
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
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
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
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
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
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

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木變生歸妹本
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
六十四卦史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因見兵部外
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因見兵部外
郎秦君玠論史所談駭然歎曰史何處得
此法玠曾遇一異人授此數歷推往古典
衰運曆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得其術西
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
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得聞也

予聞其言怪兼復甚秘不欲深詰之今史
與雍玠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
尠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尠
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用
簡擊之以獻荊王王館於門下會太史言
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荊王試
使爲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即日表
聞詔付內侍省問狀李云本善曆術知崇

天曆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在濁中以微賤不能自通始以機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禬以動朝廷耳詔送司天監考驗李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遂加蝕限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寧元年七月日辰蝕東方不効却是蝕限大强曆官皆坐謫令監官周琮重修復減去慶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寧日蝕而慶曆之蝕復失之議久紛紛卒無巧算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熙寧五年衛朴造奉元曆始知舊蝕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曆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長耳或云鳥即鳳也故謂之鳳鳥少吳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即鳳也又旗旐之飾皆二物南方曰鳥隼則鳥

隼蓋兩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
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
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
有白鶉首鶉此丹鶉火鶉尾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
戛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
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
方蒼龍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
有喙有嗉有翼而無尾此其取於鶉歟
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爲案

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
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
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
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
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
略耳唯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
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
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
一琯達之故黃鍾爲之應正月陽氣距地

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達黃鍾大呂
先已虛故唯太蔟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
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
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
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
律其下雖有疎密爲木案所節其氣自平
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
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
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
已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
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爻
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
初爻納子午（乾初爻子午故也）震納子午順傳
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
交于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

上爻交于乾生兌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于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叙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叙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首系於幹其上抵於穎處反是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甲 子寅辰 丙 辰戌午子申寅 戊 寅申辰戌午子 庚 子午寅申辰戌 壬 午申戌

乾 生艮 生坎 生震 乾

坤 生兌 生離 生巽 坤

乙 未巳卯 丁 巳亥卯酉丑未 巳 卯酉丑未亥巳 辛 丑未亥巳酉卯 癸 丑亥酉

夢溪筆談卷二十七

110X
532
8